

眼科大全

民國三年仲槐
海陵朱蔚山題

一

民國三年上海

章福記書局印

林凌傅仁宇先生輯

審視瑤函

李昂題

審視瑤函弁言

素難而後有顯科猶六經而後有子史也其旨元令人同象而鬼珠其
理微令人碧落而占氣其奧沉令人望洋而觀濶以故鼎之貴者恆班
駁以微奇業之端者須鞭草以灼膜操一技工一術必期扁之斷輪庖
之批歟致精造極而稱絕藝謂必求之桐君秦越之壇庶幾幸遇其人
而不意仁宇傳君一快覲之君舌則蓮品則仙道濟博施則眉山子瞻
不佞承乏院署初物色於鳳臺驚渚把臂談譚而使我不寐也喟
然歎曰仁石頌德長者傳君若而人與之聯駟承明出其補天鴻勳浴
日月而蕩乾坤復何事之難濟為君梁阿樂必一袖一瓢偷然自足將
營菟裘而壹隱焉餌施膏而尸功澤流閭黨而不任德心齊設庭
幃而守之若維摩植施洩者聞而奉之若鳩摩竭鵠乎與物同春利之
而不庸眷眷乎與時分憂習勗而勿縈且燕胎承芳道光繼志上自克
家次造義方箕裘式敬率啟象賢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君備有焉
語云不知其系視其教長公維藩同事僚契但甥文凱美秀而文矧淑

慎爾止接踵聯辟若鸞鸞之駢舞行將展六翮而搏南溟天祚明德
有聞必先其佑積慶而錫之令終者詎鮮哉歲甲申君家枕中之秘
審視瑤函就帙而巧正不佞余夫復語以勸之曰珍之獨曷若寶之眾
私而家曷若公而國君請梓諸仁宇遂踴躍摩頂拈花褰香向大士如
來壇前一發宏誓出審視瑤函廣鈐薛濤牋端永為三千大千琉璃震
旦普渡一切千手千眼不住聲色香味觸法施之是舉也不吝何敢夷
瑤函為一門筏渡直尊為海岸慈航可矣是為序 肯

崇禎甲申菊月穀旦

中議大夫資治尹加光祿寺少卿仍掌太醫院院使事通家友弟陸楊頤
首拜撰

一自受五臟六腑之精華。若日月麗天而不可掩。右陰左陽。涵光毓采。吐柔瀉潤。肺胆流行。坎離失度。露腎
 銷絕。變理不齊。民病為殃。人開表子然。至於五臟主病。五行附體。五音分導。五方風氣。浸淫為厲。各有界
 司。安事辨醫。是函授自烈祖。要書鑽研。經歷三十餘載。復訪名公宗匠。講究印可。廣購藏書禁方。及醫輯
 簡。間有立論異採。而主方雷同。有單方擅舉。而症候不明者。添煩難工。效驗如阻。概不致載。
 一五輪八廓。各分攸司。象形取義。臟腑部署。甚分明。不容髮。俗僅得其皮毛。茲盡蒐其精奧。按經辨症。
 補瀉得宜。先選輪廓之要。隨察受病之源。主客逆順。毫厘千里。開謬辨誤。玄黍斷分。庶幾覽者可按圖而
 索駢。施治者不致罔象而探鑿爾。

一歷來醫學。自漢華元化獨振元首。倪仲賢集金玉大成。以及四大名家。龍本論。若七十二家。各樹幟壇坊。
 迭奉宮商。抑稱鈞天異響。故然有效驗獨得。而環不言症。理由初提。而迥別青黃者。出未入里。鶴鷟難分。
 不載。

一治法分門。迥若冰炭。陰陽變換。具有權衡。不參司天。無以辨六氣五運之極。不驗經絡。無以審內外三因
 之候。不參奇經。無以證七情六淫之氣。虎談難存。昨昨難別。是函翼經宣化循法。審因取原。謹啟微為誌。
 輔以諸家鴻論。設驗天行。替理時氣。綱領條目。珠聯璧結。庶迎刃以解。入彀而中。爾備載。

一用藥寒熱。猶用兵虛實。確有主見。非空拳射復。隔靴搔癢者比也。灼其受病於某經。主症於某經。病因於
 某部。感觸於某候。宜溫宜涼。內外表裏。一以貫之。若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其熱而反以涼。沃之宜寒。而反
 以熱。熾之刀圭逆施。攻伐倒置。鮮不旋踵。而滋之殃者。可不慎哉。

一湯劑丸散。藥味用數不同。而治法亦異。有宜大者。宜散者。宜水清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

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湯者湯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不能速去之。舒緩而治之也。丸散分兩。可多可少。若到病。則必須十錢至八錢。以為中正。病弱者五六錢。為劑。壯甚者必須兩餘。方得其效。少則藥力不足。多則不勝藥勢。

一製法必須極工。用藥升須擇地道。若不揀擇精良。以偽抵真。徒費工力。不能取効。炮煨者。以整藥入於灰火中。或用麩炭。濕紙重裹。炮令藥上有烈紋。者方熟。附子兩星豆蔻之類。是也。炙者。以整藥。或塗蜜。或薑汁。酥油。童便。酒。等物。塗沒於藥上。用炭火炙。令香熟得宜。黃芪厚朴甘草皂莢。乾板。薑。中。之類。是也。煨者。以整藥入於炭火中。穩定燒熟。為度。牡蠣石決明石膏。煨甘磁石之類。或用水醋童便。洋飛。是也。焙者。以綿紙隔藥火烘。令香脫。天麥門冬。蒸石。之類。是也。炒者。以銀鍋砂鍋內炒。令香脆得宜。勿令焦枯過失。藥性若煉蜜者。每一斤。只煉十二兩五錢為定。火少火過。並不相宜。

一開導猶鏡面拭塵。而釜底抽薪也。寶鏡玄機。陽秋鐵鏡。不啻家諭而戶曉之。至世寶親日。掃窺見天。指龍手者。則罕親焉。是固本自家法。珍珍百明。蓋垂掌而味溢黃牛。凝眸而香霏絳雪者。旬刻經年。俄頃建緒。匪役口乳石。而烹鳥煉兔者。類也。宜哉。

一古人治目。凡藥力遲緩。不能急達取効者。則用針刺以濟其急。策警者。必須熟明經絡。症的穴真。無不應手取効。但令人去古已遠。一聞針灸。心懷怯懼。是以醫心懈怠。鮮工於此耳。孰知其取効敏捷。大起沉疴。善用之者。靡不有驗。其治疾也。宜曰。小補云爾哉。

一著篇立論。汗牛充棟。非炫名以逐獲。則市忠而弋利。求危言之中乎。實而灼見筋脈者。蓋什末有一矣。是幽堅白孤鳴。而理必晰於粹精。按今效古。而症不遺於險怪。列部分門。鑽骨析髓。審輪定廓。察色觀形。聞表聽熱。灼如觀炬。較目寶論。益詳。散金辟玉。屬會者。今見者洞心。而鑒鑒分光焉。或亦持顛扶危之一助。

言爾備載。

一立方施症。研古證今。應有成論。臨證造濟度淺焉。嘗試者同也。昔人載一百六十症。則失之濫。上古者七十二症。則失之簡。是函攝要刪繁。纖鉅各當。定為一百有八症。故蒙牖悟。開豁茅塞。務令陰陽之鍾。脈之標。本之攸分。內外表裏之條貫。虛實逆順之各殊。鑒形辨色。以驗其因。按候察部。以鑒其要。若夫智圖行方。化裁酌量。活活潑潑。時措咸宜。我不執方。方必符症。症自合方。隨方隨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遇其人。方不虛傳。高遠之士。盍請鑒諸。

復慧子維藩氏識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總目

卷之一

凡例十二條

前賢醫案

太極陰陽動靜致病例

五臟主病

八廓歌括

五運之圖

六氣之圖

五輪不可忽論

勿以八廓為無用論

點服之藥各有不同問答論

棄邪歸正論

用藥寒熱論

五臟所司兼五行所屬

五輪定位之圖

八廓定位之圖

動功六字延壽法

五輪歌括

八廓主病

臟腑表裏三陰三陽輪廓貫通

逐年六氣總論

已上俱
按青明

五輪所屬論

八廓所屬論

目為至寶論

開導之後宜補論

眼不醫必瞎辨論

用片得効後宜少用勿用論

針灸鍼灸宜戒慎論

用藥生熟各宜論

識病辨症詳明金玉賦

前賢醫案

雲麓漫抄云。淮南陳吉女。信醫也。有室翁子。忽病。目視正物。皆以為斜。几案書席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為正。以至書寫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憂之。更歷數醫。皆不語其疾。或以言老母。遂以子往求治。既診脈。復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藥開其胸。勸其至。醉乃罷。扶病者坐。轎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側。展轉久之。方令登榻而卧。連旦酒醒。遺之歸家。前日針視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躍然。而喜且詢治之方。言老云。令嗣無他疾。醉中嘗卧。閃倒肝之一葉。搭於肺上。不能下。故視正物為斜。今復飲之。醉。則肺展。展轉之間。肝亦垂下矣。藥要能治之哉。富翁厚謝之。酬。

九靈山房集云。元末四明有呂氏。別號滄洲翁。溺於醫道。臨川道士蕭雲泉。眼中視物。皆倒植。請治於復問其因。翁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至天明。遂得此病。復切其脈。左關浮促。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到倒其臍。臍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數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臍。遂以葱蘆瓜蒂為導。取用水煎之。使平旦頓服。以吐為度。吐畢視物如常。

張子和治一年幼子。十餘歲。日亦多淚。眾醫無効。子和見之曰。此子目疾。原為母腹中被驚。得之。其父曰。孕時在臨清。被兵恐令服瓜蒂散。加鬱金。上瀉下瀉。各去涎末數升。人皆歎之曰。兒腹中無病。何以吐瀉至此。至明日瞭然更明。

道山清話云。張子頽少時。晚年常目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像者。子頽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果體瘠而多病矣。一日從江寺師求脈。寺師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如期。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黃亦不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寺師以告。寺師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為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不固。自

某有所親。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日愈也。

北夢瑣言曰。有少年苦眩暈眼花。常見一鏡子。趙師珍之曰。來晨以魚鱗煮羹。及期延於內。從者久候。候客遲。方得舉箸。俄而桌上施一盞。茶醋更無他味。少年饑甚。閉不備查。獲啜之。遂延弄食。食畢。胸中豁然。銘影漸無。卿曰。郎君喫眼前魚鱗太多。無茶醋不快。又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故博雜而愈其證也。

丹鉛治一老人。病目暴不見物。他無所苦。起坐飲食如故。此大虛證也。急煎人參膏二貼。服二日。目乃見。一醫與青礬石藥末曰。今夜死矣。不悟此病得之氣大虛。不救其虛。而反用礬石。不出此夜必死。果至半夜死。一少年早起。忽視物不見。熟卧片時。略見而不明。食減甚。倦。脈緩大。重按散而無力。蓋其受暑所致。詢之果卧濕地半月。遂用蒼朮白朮茯苓黃芪陳皮少佐附子二十劑而安。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兩目昏時。咳嗽痰多。似喘。若過鐵益甚。醫治以眼科。藥反劇。脈皆細弱。脾脈尤近乎弱。曰。脾虛也。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上貫於目。脾虛不能輸運。臟腑精微。明於目。故目昏。喘咳頭痛之候出矣。脾虛則肺金失養。故咳嗽形。醫不補脾養血。妄以苦寒治眼。是謂治標不治本也。遂用參芪各錢半。麥門冬貝母各一錢。歸身八分。陳皮川芎各七分。升麻胡甘草各五分。而安。

薛立齋治一男子。日晡兩目紫。服黃藥知母之類。反劇。更加使血。此脾傷不能統血。血滯於目也。遂用補中益氣湯。送下六味丸而安。

給事張禹功。目赤不明。服驅風散熱之劑。反長明重瞳。脈大而虛。此由心勞過度。思慮傷脾。蓋心勞則不能生血。脾傷則不能運輸。精敗於目也。用補中益氣湯。如使神酸。棗仁山藥山茱萸遠五味而安。後自攝不遠。復作益甚。用十全大補湯。如前藥而復愈。

王海藏治一女。形肥年將笄時。患目或一月。或兩月一發。每發則紅腫。如此者三年。服祛風熱藥。左目反生翳。

醫從鏡背起。返腫人。右目亦生翳。自下而上。灌古云。從外走內者。少陽也。從下而上者。陽明也。此少陽陽明二經。有積滯也。六脈短滑而實。輕取則短。遂用溫白丸。減川芎附子三分之一。倍加膽草黃連下之。服如東垣痞積丸法。初服二丸。每日加一丸。如至大便利。則每日減一丸。復從二丸加起。忽一日瀉下。黑血塊如黑豆大而硬。自此漸愈。翳腹盡去。

擬室生治一人。過食醋蒜豬肉煎餅。後復飲酒大醉。卧於煖炕。次日體神散大。視無定。以小為大。以大為小。行步踏空。百治不效。予曰。種子散大。由食辛熱太過然也。蓋辛主散。熱助火。火主熱。乘於腦中。故睛散。睛散則視物無的也。遂用苓連誘寒之藥為君。歸身諸甘平為臣。五味子酸為佐。人參甘草天冬地骨皮為使。藥胡為肝家之引。百劑而安。

一婦人目翳綠色。從下而上。病自陽明來。綠非正色。殆肺合腎而為病。猶畫家以黑調白合成綠之象。乃用滋肺腎之藥。而次入陽明之藥為引使。

唐高宗上苦頭重。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太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錄後百疔。以賜鳴鶴。

安善趙君玉。目暴赤腫。點洗不退。偶思戴人有云。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之。乃以茶調散湯之。一瀉而目愈。君玉歎曰。法之妙。其效如此。乃知法不遠人。人自違法也。

孫真人在仁廟朝。治衛才人患眼疾。求醫不能療。或用涼藥。或用補藥。加之藏府不安。上召孫。孫曰。臣非眼科。罪不全責於臣。

降音有功無過。孫乃診之。肝脈弦滑。非真熱也。乃才人少年時。人壯血盛。肝血併不相連。遂問宮人。宮人云。月

經已三月不通矣。遂用通經藥。經既通。不日疾愈矣。上賜祿三十萬緡。言人語曰。神醫不來。變暗難開。
許學士云。荀牧仲言謂子曰。有人視一物而兩醫作肝氣感。故一見為二。服瀉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
真人曰。虛極有云。目之繫上。屬於腦後。由於腦中。邪中於頭目。乘目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於腦。
則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故見兩物也。今服驅風入
腦藥得愈。

丹霞朱僧氏代章宗出家。既病三陽毒熱。當床第室。不敢見明。明則頭痛如鑽。每置水於項上。不能解其熱。患
諸醫莫能辨其病。後治之七日而愈。其法用汁吐下三法而已。後用涼物清鎮之。平復如故。

一女子年十四歲。因志怒。先月經不通。寒熱腦痛。後兩目生翳。青綠色。從外至內。予謂寒熱腦痛。足厥陰之症
也。翳從外背起。足少陽之證也。左關脈弦數。按之而滑。肝經風熱。兼血滯也。遂以如味道還散。加防風龍膽
草四服。而寒熱腦痛頓減。用六味丸。月餘而翳消。

一婦人患偏頭痛。五七年。大便結燥。兩目赤腫。眩暈。旋之頭風。無無不服。其頭上針灸數千百矣。一日數人診
其脈。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此頭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經。乃陽明燥金勝也。燥金勝。肝則肝氣鬱。肝氣
鬱。則氣血壅。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裏。甚至失明。治以大承氣湯。令河水煎二兩。加芒硝一兩。煎成
頓令分三次服。下泄如湯。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後接益氣補血以滑之。三劑之外。目豁
然首輕。燥結頓解而愈。

畢善全治男子。每夜至目珠連眉後骨痛。頭亦半邊腫痛。以黃連膏等。寒涼煎之。甚效。諸藥不效。多厥陰少陰
痛隨止。半日後又作。又多又止。月餘。遂用夏枯草香附子各二兩。甘草四錢。共為末。每日中。清茶調服錢半。
下咽痛即減半。七日痊愈。

子和書治病目。或腫或翳。羞明流淚。百餘日不愈。忽眼科張仲安云。宜刺上星百會。眉梢等穴。上血出入。以草葉內兩鼻中。出血約升許。來日愈大半。三日平復如故。此熱血壅宜破之之法也。

禹錫云。尚有雀水之毒。官時治一人。元罪。因久獄。活而出之。後因病。日數年。服藥愈。以別恙。而終一日。在日忽病內障。苦極喪明。愈年後。半夜獨坐。數息時。聞階除如蟋蟀之聲。雀問為誰。答曰。是昔蒙活出之囚也。今特報恩至此。遂以黃連半斤。丸。告雀治目。言訖不見。雀乃依台服。不數月。其眼復明。因傳於世。

觀音光眼咒

出藏經

偈曰

救苦觀世音。施我太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痴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老。我今說此偈。洗滌服識罪。善放淨光明。顯現微妙相。

每日清晨用淨水一碗。持咒一遍。吹氣一口入水。持四十九遍。用水洗眼。能除眼障翳。即久膜治之亦可愈也。

晉書。嘗苦目痛。就張湛求方。湛戲之曰。古方宋陽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次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以及漢杜子夏。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症。得此方云。省讀書一減。思慮二專。視內三。簡外觀四。早起晚五。夜早眠六。丸六物。散以神火。下以氣節。處於中七日。然後約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遠能視其之。餘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且亦延。寔如是而行。不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五臟所司兼五行所屬

精液之體重濁靜而屬陰

陰

水

金

咽清肺

火

上

精



火

土

脾呼化食

作

木

嘘明目

金

榮

陽

火

平

水

潤下

鹹

神氣之體輕清動而屬陽

動功六字延壽訣

春盛明日本持肝。夏至呵心火自閉。秋咽定知心肺潤。冬吹惟要腎中安。三焦嘻却除煩熱。四宇長呼脾化食。切忌出聲聞口耳。其功尤甚保神丹。

心呵頂上連又手

反手則吸

呵則通於心。去心家一切熱氣。或上攻眼目。或面色紅。舌上瘡。或口瘡。故心為一身五臟之主。發號施令。能使五臟。故上古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勢而不倦也。秋冬時常懷其湧泉。不傷於心。君素問云。足寒傷心是也。澄其心。則神自清。火自降。由乎神之清也。心通舌。為舌之官。舌乃心之苗。為神之舍。又為血海。故血少。則心神恍惚。夢寐不寧也。冬而紅受。故熱多傷心。血冬之十二日。省鹽增苦。以養其心也。

肝若噫時目睜睛

噫則通肝。去肝家一切熱聚之氣。故膽生於肝。而膽氣不清。因肝之積熱。故上攻眼目。大噫三十呼。一補一瀉。則眼增光。不生眼腫。故目通肝。肝乃魂之宅。夜睡眼閉。則魂歸宅。肝為目之官。秋而青。受火。辛多傷肝。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養肝氣。

腎吹抱取膝頭平

吹則通腎。去腎中一切虛熱之氣。或目昏耳聾。補瀉得宜。則腎氣自調矣。故腎通耳。為耳之官。耳聽藏精。不可聽於淫聲。大吹三十吹。熱飲腎室。四季十八日。面黑受尅。甘多傷腎。故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鹽。以養腎氣。

肺病四氣手雙拳

四則通肺。去肺家一切所積之氣。或感風寒咳嗽。或鼻流涕。或鼻熱生瘡。大四錢咽。一補一瀉。則肺氣自然。并降肺為心之華蓋。肺氣清。故肺清則不生疾也。肺通鼻。為鼻之官。肺為魄之舍也。夏而白。則受尅。苦屬火。肺屬金。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養肺氣。

脾病呼時須撮口

呼則通脾。去脾家一切濁氣。故口臭四肢生瘡。或面黃脾家有積。或食食物。積聚不能化。故脾為倉庫之官。又為血之用。故飲食不調。則不生血。四肢不動。則脾困。故夜則少食。睡時脾不動。以致宿食。則病生矣。脾四季之官。為意之宅。故意不可以妄動。動則浩氣之氣。不能清也。春而黃。則受尅。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養脾氣。

三焦客熱臥噫時

噫則通三焦。去三焦中一切客熱之氣。故卧時常噫。能去一身之客熱。請得當。膽氣自清。目不生眵。肺怕熱。四時飲食。無著少食。上脘無積。使膽氣清爽也。

元 春

木 肝

黑睛 氣不和 昏睛黑花 頭痛多 腎虛癰腫 或多冷淚

亨 夏

火 心

大眦 氣不和 昏睛癰腫 兩眦赤爛生浮翳 或瀝腫神

太極陰靜

土 脾

上臉 氣不和 眼胞腫起 弦爛努肉 或臉翻偷鍼 奉毛

利 秋

金 肺

下臉 氣不和 白睛腫起 多淚肉滯 血白膜侵睛 淚膜

貞 冬

水 腎

瞳神 氣不和 瞳青綠 視物若推烟 太陽如水花冷淚

經云 瞳子眼黑 法於陰 白眼赤脈法於陽 故陰陽合轉 而睛明 此則眼具陰陽也

又云 五臟六腑之精氣 皆上注於目 而為之精 精之氣者 眼骨之精為睛 筋之精為黑眼 血之精為絡 其氣

氣之精為白眼 肌肉之精為眦 眦者 眦者 筋骨血氣之精 而與脈并氣 上屬於腦後 出於項中 此則眼具五

臟六腑也 後世五輪八廓之說 蓋不諸此 〇 臟腑主目有二 〇 一曰肝經云 東方青色 入通於肝 開竅於目

藏精於肝 又云 人卧血歸於肝 肝受血而能視 又云 肝氣通於目 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 〇 二曰心經云 心

合脈諸脈 皆屬於目 是也 至東垣人推之 而及於脾 如下文所云 垣曰 五臟生成篇云 諸脈皆屬於目 目得

血而能視 鍼經九卷 太極論云 心主煩 飲食失節 勞役過度 故脾胃虛弱 心火太盛 則百脈流騰 血脈逆

行 邪害孔竅 如天明 則日月不明也 夫五臟六腑之精氣 皆上注於脾土 而上貫於目 脾者 諸陰之首也 目

者 血氣之宗也 故脾虛則五臟之精氣皆失 所司 不能歸明於目矣 心者 君火也 主人之神 宜靜而安 相火

代行其令 相火者 胞絡也 主百脈皆榮於目 既勞役運動 甚乃妄行 及陰邪害 并損其血脈 諸病生焉 凡醫

者 不理脾胃 及養血安神 治標不治本 不明正理也

張子和曰 聖人雖言 目得血而能視 然血亦有太過不及也 太過則目望赤而發痛 不及則目耗竭而失明 故

少年之人 太過多 年老之人 不及多 但年老之人 其間猶有太過者 不可不察也 夫目之內眥 太陽經之所